



海濱漁婦

譯之什 · 著等國美

注 意 愛 護
損 壞 賠 償

行 刊 店 書 燕 海

海濱漁婦

雅魯納爾等
什之譯

海峽書局發行

· 1950 ·

海濱漁婦

(蘇聯最新獨幕劇選)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出版者	印刷者	刊行期
雅魯納爾等	什之	會鴻模	總經售處 上海中央街二四號三二一室 北京和內文昌閣一四號	光藝印刷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版

★有版權★

(11) (F 2) 3 (5501--6000)

目次

- 處女的心…………… Y · 雅魯納爾作 (一)
- 新的 SKETCH…………… A · 左林作 (二六)
- 海濱漁婦…………… L · D · 列文作 (三六)
- 死亡線上…………… Y · 雅魯納爾作 (充)
- 破舊的別墅…………… Y · 雅魯納爾作 (六)

形式主義者	克瓦斯尼次基作 (一一)	II
在花園裏	Y·雅魯納爾作 (二六)	
一個房間	A·契卡路夫作 (一六)	
養豬的女人	Y·雅魯納爾作 (一九)	
喬遷之喜	K·克里伏顯作 (二〇)	
就是這樣	K·克里伏顯作 (三〇)	
人民的血	B·薩特洛夫作 (三三)	
後記	譯者 (二六)	

處女的心

Y·雅魯納爾作

人物

少女。

夏里平·巴維爾·阿列克賽維赤，一個年已四十五歲而留着鬍子的人。

瓦夏，他就是送花人。

送花人，他就是瓦夏。

佈景

少女的房間，光亮，舒適。桌上放着一束鮮花。一隻案頭電話機。

少女

(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唱着歌)

啊，我多麼快樂呀，多麼好……

生活得多麼舒服呀，多麼妙……

心裏多麼溫暖呀，多麼嬌……

很想談談愛情呀，好逍遙。

（敲門聲）。

女 請進來。

（夏里平走進房間。手裏拿着公事皮包和大手杖）。

女 是巴維爾·阿列克賽維赤嗎？

夏里平 正就是他。假使可以這樣說明的話，那就是：巴維爾·阿列克賽維赤。娜佳，

您好啊！

女 來得這麼早？並且預先沒有告訴一聲就來嗎？

夏 爲什麼要預先告訴？這不過是浪費多餘的精力。並且不合理化。今天是放假的日

子。我知道，你反正是會在家裏的。

女 可是我還沒有穿好衣服……

夏 你還沒有穿上的，究竟是什麼。

女 我剛剛從床上爬起來。

夏 噢，爬起來了，那就很好了。假使一直爬不起來，那可就糟透了。我有一個朋友，前幾天，他躺下去睡覺，他的心炸破了。早晨醒來一看，已經是一條屍首了。

女（害怕地）。怎麼，他是屍首，還能醒過來嗎？

夏 是太太……是他太太醒過來。她一醒過來，就看見這末一幅圖畫。一幅圖畫，很不壞，是不是？（笑）。

女（激動地）。你所說的，多麼可怕！

夏 那有什麼呢，生病就是這麼一回事。最好不要和病魔打交待。話可要說回來了，娜佳，我到你這裏來，並不是隨便闖門。我到你這裏來，是爲了一件很重要的談話。

女 好吧……那末，請坐啊。

夏 我一定要和你舉行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

女 我猜不出——要談什麼？……

夏 爲什麼猜不出呢？謝謝上帝，我和你認識已經不是第一天了。曾經一同去看過三次電影……看過兩次戲……這是不難猜想的。領年輕的女子到這種地方去不會是無緣

無故的。如果是爲了看戲，那末一個人也是可以去看。並且還好便宜點。

女 巴維爾·阿列克賽維赤，也許你的談話可以延期吧？

夏 爲什麼延期呢？我已經儘可能的把它延期又延期了。我現在給你帶來一件小小的禮物。

女（好奇地）。什麼禮物？

夏 我們來看吧。（從公事皮包裏拿出一隻漱口杯）。就是它——這好玩意。

女（奇怪地）。漱口杯？

夏 就是這玩意。是銀質的：即使摔到地板上去，也打不破，跌不壞。是家長日久可以用的堅實東西。

女（失望地）。我要漱口杯幹什麼？

夏 怎麼爲什麼要漱口杯？成家過日子，這是一定用得着的。不然嘴裏的髒東西吐到什麼地方去呢？

女 什麼髒東西？我還以爲，你給我送花來了。

夏 花？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待？難道我是什麼野人嗎？花……鮮花就是枯草！三天就枯

委，以後還有什麼用處？不過成爲房間裏的垃圾吧了，不過是糟場錢吧了。我是文明人……

女 難道送花給人家是不文明嗎？

夏 你以爲怎麼樣。確實是不文明。既然是無意思，那就是不文明。買東西須要合理化。應該前瞻後顧，左看右望……要自問一聲，……對於我們怎麼樣，有害處還是有益處？理智給我是做什麼用的？這漱口杯是有益處的東西。我可以這樣判斷：買花的人是本能的奴隸。我們應該週到的想一想，最好把錢去花在什麼上面。他們並不想一想，實在他們腦袋裏的貨色不爲用。所以糟糕。但是，我覺得，你也不滿意我的禮物。

女 那有的話……謝謝你，巴維爾·阿列克賽維赤。

夏 那就好了。有思想的人應該老是爲明天着想。（他走向桌子，要把漱口杯放在那裏。他看見鮮花）。喲……你已經有花了。啊，一定是，那位瓦夏送來的……那個演戲的。

女 他昨天給我送來的。

夏 那是很明顯的。決不能指望他會拿出什麼好東西來。他是一個毛頭小夥子，並且他的職業也是這種不固定的……今天是做桑巧·彭沙（註一）明天是什麼哈姆雷特，後天連把褲子都賭錢輸掉了。

女 （深思地）——我覺得，他是愛我的……

夏 厭惡地 還能指望他有什麼好東西呢。愛情——盲目的本能……像狗或是兔子所有的本能一樣。人不是兔子！人是賦予思想的。要想。要週到地想。不要費出什麼糊塗事情出來。

女 你的棍子多麼可怕。

夏 這是法國流氓用的棍子。

女 法國流氓的？

夏 這是有祕密機關的。我也並不是隨便購買的。你看：現在是當手杖用，可是把機關一掀，就變成一根槍了。——掀機扭，棍子裏真伸出槍尖來——

女 這倒很好玩。可是你要這個有什麼用處呢？

夏 怎麼有什麼用。你自己想像一下子看：我這樣走着，另外有一個什麼可疑的人這樣

走着……

女 那末怎樣呢？

夏 我一下子把棍子裏的槍尖伸出來，把槍頭伸在前面，我走着。這樣，那個可疑人物自然不敢剝我的衣服了。誰願意和槍尖來碰一下子呢？

女 你這人真想得週到……

夏 腦筋便是賦予給我預料一切的。但是我把我到這裏來的基本目的放開了。娜佳！我把我自己的年齡，很週到地想了一番，我得到一個結論：我應該討老婆了。我的挑選便落在你的身上。

女 挑選到我？

夏 正就是你。娜佳，我已經觀察你好久了。

女（很難爲情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該怎樣來回答你的求婚。

夏 什麼求婚？

女 你的……

夏（驚愕地）。難道我向你求婚了嗎？你弄錯了。我什麼還沒有向你要求。在求婚之

前，我還需要打聽一些事情。

女 打聽什麼？

夏 關於你的性格，我並不懷疑。我已經判明，你的性格是很好的。並且職業也是很好的。——是很有進賬的職業。但在醫學方面，還有些事情要弄個明白。所謂，結婚的衛生。

女 真奇怪……我不明白……

夏 結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辦理婚事，應該想得週到，做得合理化。我們並不是什麼兔子，糊裏糊塗地便一直跑到結婚登記處去了。

女 那末，你不愛我嗎？

夏 噯，我愛不愛，那算得什麼呢？愛情是曖昧的事情。是兔子的事情。你我是人，並不是兔子。我們對於一切事情都應該用智慧和考慮去處理，拿自己的腦筋做根據地。要不辦糟糕事情，就先得自己辦事不要瞎胡鬧。

女 你要我怎麼樣呢？

夏 我要你很誠懇地回答我幾個科學的問題。

女 科學的問題？

夏 醫學的。完全是醫學的。其他的，我已經自己調查過了。我們是文明人，有思想的人。所以我們的婚姻也應該嚴格地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上。你想像一下看，一個人討了老婆，突然老婆生起病來了，這不糟了嗎？一會腎臟害病了，一會肝臟有病了，一會又害什麼女人病了，丈夫要服侍她，陪她到療養院去。做丈夫的，這還有什麼興趣，這個你自己是明白的。那時反要給別人的事情奔忙。

女 我簡直不知道，我應該怎樣……

夏 非常簡單。只要填寫一張我個人起草的小小的口頭測驗表。這測驗表甚至於是用不着保證的。我完全相信你。有什麼必要的地方，由我自己來試驗好了。

女 （摸不着頭腦）。我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這甚至於有些奇怪……

夏 有什麼奇怪的？很平常，我是一個很嚴肅的，顧慮很週到的人……並不是像瓦夏那種跳舞的人……只見你一面，便傾心到底了。空口說白話的人！

女 怎麼——「只見一面」？我和瓦夏熟識一年了。我覺得，他是愛我的……

夏 噯，又是愛我的。你知道，什麼叫做愛情嗎？怎麼，你能把愛情抓在手裏嗎？你能

摸得到它嗎？不能的。單是個本能罷了……感情，這是曖昧的事情。娜佳，關於瓦夏，你想都不要想到他吧。你需要一個謹慎的跟了他不會弄出糟糕事情來的丈夫。你的問題究竟怎麼樣？

夏 只是幾個必要的問題。比方說，第一個問題，是遺傳性。你的父母害過什麼病，假使他們已經死了，那末他們是害什麼病死的？噯，我們先來說，你的爸爸怎麼樣？

女 我的父親是吃魚中毒毒死的

夏 被魚毒死的？讓我記下來。怎麼，他的腸胃不好嗎？

女 並不是腸胃不好，是魚不好。父親沒有能够救活。

夏 這個很好。中毒是不會遺傳的。不過，他不是中的酒精毒嗎？

女 從來沒有中過酒毒。我的父親是一個很健康的人。

夏 你媽媽是怎麼死的？

女 我媽媽還活着。她現在住在外省。

夏 你寄錢給她嗎？

女 不。她用不着。她自己就能賺很多的錢。

夏 這也很好。不過，她的健康怎麼樣？

女 我媽媽十分健康……

夏 那就好極了。現在我再來問你別的。你小時候害過什麼病？

女 我不記得……大概，只是害過猩紅熱……

夏 你害的猩紅熱幸喜沒有沉重起來嗎？你的腎臟好不好？

女 我身上什麼也沒有病……我不知道……

夏 肺呢？

女（神經質地）。我不知道……我身上什麼也沒有病，我從來不聽醫生的。我很不喜歡這一套。

夏 那一套？

女 這一套詢問……這個測驗……簡直有些不文雅……

夏 那裏有不文雅的話？我們是文明人。處事要合理化。婚姻，這又不是什麼本能。

女 這有些像在市場上似的。你簡直是在看一匹馬似的。

夏 那有什麼關係呢，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應該謹慎地處理。因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發生不幸的。我們最好這樣辦吧：乾脆就讓我來把你檢查一下。

女 你怎麼檢查？你又不是醫生。

夏 那有什麼關係呢。什麼不是醫生呢，我早就準備結婚了，所以我讀了很多醫學的書籍。我還研究過檢查身體的方法。請你把脈息給我一把……（握了她的一隻手，拿出錶來，數脈搏……）

女 這簡直有此難為情……

夏 對於科學的措施難為情，是可恥的，娜佳。應該重視科學的措施。請注意一會。（數數）。七十……七十一……七十二……脈搏是好的。心臟，大概也是常態的。現在最主要的是神經樞。我們現在就來診斷一下神經樞吧。（袋裏摸出一個醫生用的小槌子）。喂，請把腳架在腿上。等一會。一。一敲她膝盖下面的骨頭。好極了，反應好極了……再拿那一條腿。（更舉她的腿）。……（用小槌子敲一下）。也很好。現在要檢查最重要的了：一般的反應和刺戟。

女 （陰沉地）。還有什麼刺戟？